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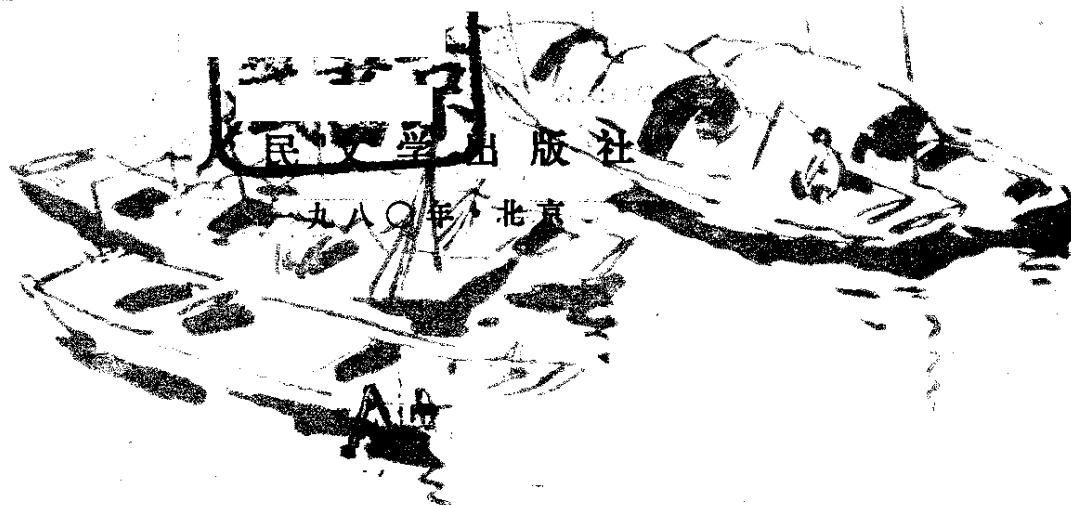
The illustration features a dark blue sky with white, stylized waves. Below the waves is a green field with dark blue, swirling lines. The title '不尽长江滚滚来' is written in black, bold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green field.

不尽长江滚滚来

彭 慧

不尽长江滚滚来

彭 慧

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生动地再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前后 武汉工人的斗争生活，揭露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对革命的危害和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屠杀工人的残酷性；描写工人在白色恐怖下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前进，人物故事展现在浓厚的生活气息中，真实感人。

封面设计：高 宝 生

不尽长江滚滚来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字数 332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6 插页 2

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0,001—100,000

书号 10019·3022

定价 1.10 元

—

一九二六年八月下旬。酷热的初秋季节。

在长江中流，隔江对峙、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上，这些日子，不但是自然气候炎热，就是人们的情绪，也象滚水一样沸腾起来。尽管平日不问时事的人，也不得不关心起目前的政局来。

七月里，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，才一个多月工夫，就完全打倒了湖南的老牌军阀赵恒惕，奠定了湖南全省的革命局面。接着，北伐军马上又沿着粤汉路向北挺进。

现在，战争已经紧逼到武昌城下了。象这样迅速变化的战争，历史上好象还没有过，真使人有神鬼莫测之感。三镇上的老百姓们，刚刚才听说国民革命北伐军在洞庭湖南面全部解决了湖南的旧军阀，可是没有两天工夫，就象神话传奇一样，又听说北伐军已经在进攻粤汉路上湖北省境内的军事重地——汀泗桥了。

到晚上，神话的背景又北移到了贺胜桥……

三镇上的老百姓们在偷偷地讲述前方的消息。有人带着讽刺和嘲笑，谈论着那位与北伐军对阵的老牌军阀头子吴佩孚，说是吴佩孚头天还气得胡子竖了起来，亲自监场枪毙了几个节节失利的将官，第二天，他自己也向后转了……。现在，北伐军已经进逼到了大江边。整个武昌城已在革命军包围之

中。守城的反动军官刘玉春关起四城顽抗，希望吴佩孚派援军来呢。

汉口这边似乎还没有革命军马上过江的迹象。暂时是反动军官刘佐龙负责维持市面秩序。

市面上，夜晚八点多钟就开始了宵禁。戒严开始以后，根据吴大帅告示上的说法，凡是“形迹可疑”的人，就“格杀勿论”了。

在汉口西郊的工厂区，各大工厂的大门前，除了原来就设有的武装岗哨之外，近来又增加了些被叫做“巡逻队”的大兵。他们肩上挂着插有利刃的长枪，大铁钉皮鞋在厂门口的麻石地面上来来回回踏着，发出叮当的响声，真个是如临大敌。仿佛那些神话传说中飞驰前进的北伐军，马上就会来袭击工厂了。

工厂区的东头，那条通向市区去的长街，一向是这个区最热闹繁华的街道。这几天，临街的各个店铺，才到黄昏就关上店门打烊了。

晚饭后，夕阳还散发着炙热的余威，半边天被染成火红，整个工厂区的高屋顶和树梢上，镀上了一层金光……街上的麻石还是滚烫的。空气象是凝滞了，热烘烘的闷死人。这时，工厂区的街头巷尾，店铺前，小住户门外，听见木板拖鞋踏在麻石上喀哒喀哒地响，到处是打赤膊或穿着短衫裤的人们，挥着扇子，坐在小板凳或竹椅上歇凉。

娃娃们在他们的父母周围，成群结队地闹耍：捉迷藏，骑竹马，或者学两军对阵打仗冲锋……

从大江南岸传来了炮声……乘凉的人，彼此望了望，会心

地笑着，欣喜炮声越来越近了。有的人，止不住压低嗓子谈论着北伐军的神速的进展。

天幕完全被黑暗笼罩之后，炮击和枪声似乎更密了。乘凉的人也逐渐减少了，街上和小户人家的大门前，逐渐安静下来。只有兴华纺织厂的一条条鸽子笼式的工房里面，还有一团一团的人，坐在小院子里小声聊天。他们手里的大蒲扇，在腿上、脚上拍得劈劈拍拍响，驱逐从四面八方飞来的蚊虫。小院子里太热了，任怎么乘凉，也没能消除一天的疲劳。就是已经进屋睡了的人，也在哼哼着，不止是热，还有臭虫、跳蚤咬死人，睡得真不舒坦。

住在工房第三条院子里的青年女工杨文英，也和邻居们坐在院子里乘凉。她抬头望了望星星，抽了一口气，想起天亮前还得烧好饭带进厂去，屋里再热、再受罪也得进去躺下休息一会了。正预备起身回房去，只听得隔壁陈大婶问她的大姨妈——老女工王素贞关于标会^①的事，就又坐下不动了。

“大姨妈，我们标的那个会，这个月的钱，该你家得的吧？”

“我原先是想要哩！”大姨妈说，“可是，如今车不通，信不通，有钱也带不回去，要钱做什么事？你们有哪个要，先让给你们吧！”

住在西院工房里的老工人，厂里全都称他杨老老的，正来找陈大婶有事，这时插嘴说：“啊哟！大姨妈，你家标会是为带

① 旧社会里，城市小市民和劳动人民中流行着一种经济互助的方式：有人需用一笔较大数目的钱，但每月收入有限，一次拿不出来，就集合几个人在一起，每月每人出一点钱积到一起，让需用的人先用，直到这个小集体里每人都轮流拿到一笔款子为止。有些地方是先得钱的人稍稍出点利息给后得的人。这种办法，一般叫作“打会”，也叫作“标会”。

钱到乡下去？真多余啦！哈哈……”杨老老说着，独自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“多余？乡下哪年不指望我这里帮点。”

“哎哟，大姨妈，你的旧皇历用不得啦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压低了声音，慢慢说：“你们粤汉路上的人，比我们先见天日啦！没听说么，北伐军一到，城里组织工会，乡下组织农会，跟土豪劣绅、恶霸地主算账！要追回好些租息哩，哪里会稀罕你这几文？！”

文英和大姨妈两个，因为好久没接到家乡的信，正惦着，只要一听到有人谈家乡的事，总是不会轻易放过的。文英忙问道：“杨老老，你家也听到这话啦，可知道我们乡下的消息？”

“不消问，任什么地方都一样，只愁北伐军不来。”星月的微光，照见杨老老的多皱纹的脸上泛着微笑：“听，炮响哩，我们这儿也快了！”

大姨妈怕文英听到谈家乡又触起许多愁苦，就一边起身，一边催文英说：“文英，熬不住了，我们回屋睡去吧！”

文英知道姨妈的用心，笑了笑，随姨妈回房去了。文英和她的姨妈——没儿没女的寡妇王素贞同住在一间工房里。娘儿俩回到屋来，连灯都没点，借着淡淡的星光，摸上床睡了。好半天，两个都翻来覆去没睡着，姨妈止不住问道：“文英，没睡着？又想妈妈啦！”

“没有……唉，你家还当我象刚来那阵，天一黑就伤心想家啦！如今……唉，也心宽了些哩。……尤其是现在，这回打仗，不比往年打仗啰……”

“是啰，我也知道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姨

妈说到这儿，住嘴不说了。她是想说她怜惜她的姨侄女太年轻，太孤苦……但觉得这么一说，反会惹起文英的心事，就把话咽住，改口说：“睡吧，再挨，明早起不来！”她打了个呵欠，开始呼噜呼噜入睡了……

文英虽说不象初来厂时那样想家了，可到此时，到底也还是止不住回忆起往事，惦记起妈妈来。

两年前，文英还纯粹是个农村妇女。从娘肚子出世以来，没离开过家门一步。

十六岁那年春天，她爹的风湿病越来越重，完全躺在床上起不来。文英又没有兄弟姊妹。眼下正是要播种插秧的时候，种不上地，东家马上就叫退佃。三间草房是连地一起从东家佃来的，退佃就得马上退房，一家人就要流离失所了。

妈妈急得整天唉声叹气……

隔壁本家三婶给妈妈出了个主意：把文英幼年订下的婚事提早办了。男方——二十岁的青年人彭炳生，这几年因天灾人祸，搞得家败人亡，现在是个无家可归、父母双亡的孤儿，老在近边的几个村庄上给人家打零工，现在正好来接文英父亲的手。就这样，妈妈把彭炳生找来，匆匆忙忙给他们办了喜事。小两口成亲之后，倒是男勤女俭，把这个家支起来了。

炳生的庄稼活，叫人没碴儿可找……爹种地时，还老得妈来提醒这、催催那。如今彭炳生什么也不用母女俩操心，干完地里活，还抽工夫给文英帮忙喂猪食，修纺车。一向破损的墙垣，满屋的漏，也修好了。

文英的好日子过得不长久，第二年初秋，镇子上闹霍乱

症，乡下无医无药，眼看着好些钢铸铁打的男儿汉，一沾上这病，不到三天就丢了性命。

那天，炳生把地里活忙完，吃了晚饭，正好歇一会，偏东家来喊他上镇子去一趟。晚上回来，炳生就染上了流行病，整天整夜上呕下泻。本听说东家有一种止吐泻的药，妈妈哭着去求过几次，连东家的面也没见着……没两天工夫，炳生就丢了性命。

丈夫一死，文英几乎变成了个傻女人，除了哭泣之外，半个月没跟人说话……

东家派人来催过好几次了，说田里谷子收不进仓，就得退佃，叫文英一家马上搬走，有人等着要接手来棒禾。

文英爹经不住这一急一气，两腿一伸，把苦难的日子留给她们母女俩。

几家邻居可怜这一家子，气东家太薄情，愿意合伙替他们棒禾、收谷子。大家说：“炳生翁婿俩，还不是给东家累死的。今年，炳生又忙了个春夏两季，到底也只有临尾这点活儿了，总该由杨家两代寡妇收到几颗谷子，等秋收完了，再说退佃也不迟嘛！”

一下子死了两口人，妈妈光会哭，说几句求情的话都结巴不清。文英没办法，到底也算出了阁的妇人了，只好揩干眼泪，亲自上东家去求个情：让她一家挨过秋收再退佃……

东家钱太太有事进城去了。大少爷钱子云出来见文英。钱子云跟老婆刚吵了一场，怒气冲冲走了出来。但一看见文英的长相，马上换出笑脸来，刚跟老婆闹过架的一肚子火气，也烟消云散了。他想不到那个手瘫脚跛的杨五爷，说话也结结

巴巴的杨五娘，倒生出了这么个天姿国色的女儿来。文英个子不大，腰身细细的，还象没出阁的闺女。那满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挽成圆髻，上面扎着一段白头绳，在钱子云看来，倒真是“女要俏，一身孝”。他死盯着文英的略带愁容，却是安静端庄的圆脸蛋和那对水汪汪的黑瞳仁，心神不定，摇头晃脑起来。

文英羞怯怯地跟大少爷说了半天求情的话，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，象饿狗馋嘴似地，对着文英贼眉鼠眼地怪笑。

文英猛抬头觉到了钱子云那副涎皮赖脸的邪相，吓得满脸通红，低下头，说不出话来了。

钱子云看见文英羞怯的样子，越发忘了形，眯缝眼，笑着对文英说：“行，行！你们不用搬啦！才死的那个黑大个，是你老公？”说着就伸手在文英肩上一拍，“如今可把你丢得好苦哟！”

文英吓得猛退了几步，心房激烈地跳动起来，亏得奶妈抱着钱子云的儿子进来，才算给文英解了围。

一连几天，钱子云总到文英家来鬼混。文英心里明白，只好咬紧牙根忍气躲开……

那天，文英和妈妈算着给他们在地里帮忙的三叔和陈七爹，今天要整完最后的一点活儿了。几天来，他们从不肯吃杨家一顿饭，今天一定得留他们吃一餐。谁知好晚了还没看见这两个人从田地里回来，妈妈急的到禾场外迎他们去了。文英在厨房里安排饭食，再没想到忽然有个人从后面伸出一双手来把文英拦腰搂抱起来，嘴里还说些肉麻难听的话，急得文英两手两脚乱蹬乱踹，放大嗓子喊妈……

这人不由分说，抱起文英直往她房中奔去，嘴里轻轻说：

“我的乖乖，莫叫莫嚷！顺从我，不会亏待你。”

文英一手死抓着厨房门框，不让他拖走，一手在钱子云身上乱抓乱打……正在危急之际，听到三叔、陈七爹和妈妈在禾场上说话的声音，他们马上就要跨进堂屋来了……钱子云这才不得已放松了文英，从后院菜地的破篱笆那儿溜走了！临走，还对文英说：“你得放明白点，我还要来的，可不许你再乱嚷了！乖乖地顺着我，你一家子打不了饥荒……”

文英吞下眼泪，把三叔和七爹的晚饭开出来。幸好他们还没看出什么。晚上，人静了，文英对妈妈哭着，诉说这场屈辱……

打从这时候起，妈妈和文英两个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。一看见太阳落山，文英就慌乱得不知道该把自己藏到哪儿去好。夜晚也不敢回到自己房里去，和妈妈挤在一床睡觉。往后的日子，怎么过下去啊……

第三天早饭后，文英在厨房煮猪食，痴痴地对着烧得正旺的灶洞坐着，慢吞吞地添火。几天来，她不敢当着妈妈多哭，这会儿正是她无顾忌地伤心落泪的时候。她哭了一阵，忽然想起死了的奶奶讲过的一个狐狸精缠上一个姑娘的故事来，想不到自己今天也好象被狐狸精害了一样，落得走投无路。

“可是那个姑娘后来被观音老母救了啊！”她想，“如今怎么也来个观音老母就好。”

文英想着想着，摇了摇头，拿着通火棍对着灶洞，无目的地拨着火，不断地叹息着，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哪来的观音老母呢！这是说书呀……”

“文英，快来，你大姨母来了！”文英忽然听到妈妈在堂屋

里大声喊她。

住在邻村的早寡的姨妈，在好几年前就离开乡下，到汉口做纱厂女工去了。这才头一次回乡下来。要不是遭了这样憋死人的灾殃，文英该是多么高兴迎接姨妈啊！可是，今天，她提不起劲来，慢吞吞地扔下通火棍，懒洋洋地走到堂屋里，轻轻叫了声“姨母！”就低下头想哭了。

大姨妈还仍旧把文英当没出阁的闺女看待，一手牵着她，一手在她头上、脸上、肩上轻轻抚慰着。

“长大啦……更体面啦……我惦着你哩。听说你办了喜事，又听说……唉……”姨妈说到这儿，觉得不好说下去了，看见文英伤心掉泪，还只当是为着新死丈夫的事，就宽慰她说：“别伤心啦，没法子……姨妈也是一样的苦命。这个味儿，你姨妈是懂得的……”

文英妈再也忍不住了，她把三天来使母女两个含悲忍辱不敢对人讲的灾祸，向自己的亲姐姐倾诉了。

“走罢，让文英跟我去汉口！”一向是精明强干的姨母，听完妹子的话，恨的咬着牙根说，“难道还白呆在家里等那个挨刀的来造孽吗？我们老辈子的话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！”

妈妈五心不定，看了看女儿，又看看姐姐，看看姐姐又看看女儿，说不出话来。

姨母的话，倒是打动了文英的心。她忽然觉得心里开朗起来。

“妈，这是个好主意，我得跟姨妈赶快走。”

就这样，文英逃出了钱子云的魔掌，跟姨母匆匆离开了故乡，来到了兴华厂的工房。

回厂来的第二天，姨母就买了两条毛巾、两双洋袜子，配上乡下带来的荞麦粑粑、黑豆、菜干之类，一总包了两大包，领着文英去拜见工头婆娘张大婶，求张大婶荐文英进厂去。等了大半个月，也没听到半个字的回音，可把文英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坐立不安。姨妈想起怕是嫌礼物少了，只好叫文英赶快做了一对挑花枕头套，又买了一双鞋面布，再配上两斤糕点，去张大婶家讨回信。张大婶收下礼物，连“谢谢”都没哼一声，只是有声没气地说：“哪有那么顺遂的事，还有空缺候你么？慢慢等等，耐心些嘛！”又隔了几天，张大婶挟了一大包布料、棉花来，叫文英给她孩子缝冬衣，做棉鞋。做完孩子的衣裳，张大婶发现文英的针线活不错，又把自己男人今年要缝的大棉袍和自己的棉裤、汗衫、罩衫之类拿来，叫文英给缝……文英只好哭脸装笑脸接收了这批活。直等到这年初冬，张大婶才算把文英领进了布机间。

文英进了布机间，跟齐胖妹学手艺，不到半个月，就能单独管四部车子了。谁知道，头一个月的工资，却归张大婶吞了。据说，这是厂里多年来的老规矩。文英也只好忍着这口气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上……这些事倒是教训了文英，她这才明白过来：天下乌鸦一般黑。乡下有没良心的财主、团保，工厂里有没良心的工厂主、监工、工头。倒霉的，总归是穷人。她从前还以为姨妈在城里做工，比种田人强，好生羡慕哩……

时间一晃，文英进厂作工已是两年多了。两年多来，她的思想也起了好多次变化。头一年，她老是偷偷伤心落泪。父亲和炳生死得惨，自己也几乎受辱，是这辈子忘不了的事。

想家乡，想亲娘，可又回不去，日子不易熬啊。现在干厂里活，受工头、厂主的欺。和姨妈两个过着没有半点指望的苦日子，已经够教人寒心了，可每天一睁开眼，又尽看见比自己更苦的工友和邻居……她觉得生活是绝望的，冰凉的，自己的心也一天天凉了，麻木了，渐渐地她变得不会伤心落泪了，只是机械地上工、吃饭、睡觉，很少说话。可是，近一年来，她在厂里结识了一些好人，一些快活、大胆而热情的姑娘。姑娘们的旺盛活跃的青春，使她感受到了温暖。那些姑娘们还带着文英认识了女共产党员刘平。刘平教给她们许多革命道理。从此，文英的心，象死灰复燃一样，逐渐从残烬里拨出一些还没有完全熄灭的，微小得象尘土样细粒的火星……尤其近来，她知道了这次北伐战争和往年的军阀混战不一样的道理，心胸更感到轻松些，朦胧地觉得穷苦人的日子有指望了，好翻翻身了……但是究竟怎么个翻法呢，她搞不清楚。刚才，又听到杨老老说北伐军一到，人民就见了天日的话，这又触发了她的心思。她爬上床后辗转反侧，心里在琢磨着：她的家乡现在该是北伐军的天下，她相信家乡是会变好的。但是，究竟怎么变法呢？好又好成个什么样子呢？妈妈的日子又怎么变呢？那些财主老爷真个会老实起来吗？……她象遇到了一个猜中了一半的谜一样，似乎明白了，又觉得还是猜不透。

二

一早，文英进得厂来，就听到下晚班的女工告诉她，说有几个车间发现了革命传单。这一夜，工头们忙进忙出在查问。工人们照例是一看见工头们愁眉苦脸，或忙得屁滚尿流，就暗地开心。工人们知道，近来工头、职员和大门口的厂警们的紧张状态是和目前战局有关的，因而看见他们越是忙乱、恐慌，就越是高兴。可是，也得小心点。这种时候，这些狗杂种们，老爱到车间来跟工人们找麻烦。大家自然彼此照顾着，谁一看见有工头进车间来了，就赶忙给工友们打招呼。文英想找同车间的齐胖妹问几句话，可是自己的机车和胖妹的隔着一条过道，又怕被窜进来的工头看见，必须相准一个可靠的时刻。她时不时瞄瞄胖妹那边，想寻个机会。看来，胖妹也有同样的想法，向她挥了两次手，嘴笑得合不拢呢。

偏偏，今天车间不断有姐妹们发出口哨声和吆喝声……照老例，头一两个发现工头婆娘窜进车间来的小姐妹，总是赶忙吆喝一下，或者吹一声口哨。这等于向全车间姐妹发出警报：“工头来了，小心寻你的岔子啊。”姐妹们听到警报，正偷着在一起咬耳朵的，就赶快散开。甚至也有姐妹带了家里忙不完的针线活来偷着缝几针的，如纳纳鞋底，补补袜子啦，一听到警报，就赶忙把活计藏起来。

今天，车间闷热得很，机车隆隆地响着，马达轮子上一条

条的皮带，闪电般旋转着。白花絮在湿空气中飞舞，就象冬天的浓雾笼罩在头上一样，更是把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。文英的汗湿了的黑洋布衣裳上，贴上白花絮，远看象黑底白花的花布衣了。她热得干脆把满是花絮的蓝布头巾也摘了下来，张开嘴喘喘气。一会，飞絮落到嘴里，越是口渴，她从放在窗台上的自己的洋瓷杯里喝了几大口凉茶，也顾不得讲究卫生，连花絮一起吞了。现在，吃花絮是常事，她很不在乎了。初进厂来时，就为吃这些花絮，叫她咳嗽了整个冬天。

透过隆隆的马达声，忽然一声又细又尖的口哨从东头传了来……文英不由得朝东头车间正门一望，可不正是那个眼珠鼓出眼眶外的工头婆娘扭进来了么！这婆娘姓李，因为眼珠鼓得怕人，女工们背地里叫她李夜叉。文英从机车缝隙里冷眼瞄着她，看她在这儿那儿逡巡了一会，终于拐到齐胖妹跟前，板起一脸横肉，鼓出一对吓死人的金鱼眼珠，盯着胖妹一动不动。文英远远瞅着，急得替胖妹出了一身汗，心想：难道是胖妹散发了传单，给她发现了么？！

“李大婶，今儿个不歇会儿，你家是么样这忙啰？”文英听到胖妹笑咪咪地招呼夜叉，心想：死妹子，她怎么象没事人一样啊！

穿着件黑绢绸上衣的李夜叉，横眉瞪眼地对着胖妹的红润润的圆面孔瞅了半天，没说话。有个叫薛霸的男工头几次告诉李夜叉，说齐胖妹的哥哥齐大海在汉阳兵工厂有赤化嫌疑，他的妹子怕也靠不住，叫夜叉婆多注意她点。现在，李夜叉企图在这个小姑娘的红润的小圆脸上发现“赤化分子”或者“过激党”的什么特别记号，可是她只能看出这是一张有些稚

气的女娃儿的乐呵呵的面容。

胖妹看着夜叉婆那副鬼相，心里好笑，嘴里却说：“天热哩，看你家满头大汗。”

听到“天热”两个字，李夜叉好象从恶梦中惊醒，感到天气真是够热的，怎么几张赤化传单把人累糊涂了，连热都忘了哟。她忙得连扇子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，只好把塞在大襟上的手绢，抽了出来，擦了擦额头上、两颊上的汗，又拿它当扇子对着自己的面孔扇着，气呼呼地对胖妹说：

“哼，有那么些造反的狗仔子胡闹，就没有老子娘歇息的啦！……你这儿，没出什么造反的字条儿？”

“造反？不知道。”胖妹摇着头，依然甜蜜地微笑着。

李夜叉从鼓着的眼珠里，射出恶狠狠的光芒，凝视着胖妹，又向机车上、地上、窗台上，上下四周扫射一圈，然后把放在窗台上的胖妹的饭篮子上的毛巾掀开看了一下，转过身来又对着胖妹从头到脚打量着，好象从来没见过似的。她心里纳闷：“为什么这个长着一副笑咪咪面孔的小姑娘，会有赤化嫌疑呢？老薛那话是真的么？我是怎样一点也找不出她的毛病来哩！”

“看你家，到车间来一趟，就沾了满身的白花。”

“是吗，又沾白花啦？快给我拍拍。”李夜叉抬起两手把背转向胖妹。胖妹对着她的后脑勺做了个鬼脸，慢慢给她拂去头上、背上的白花。

“要是发现了什么东西的话，就去告诉我。懂么？”李夜叉一边说，伸直脖子，转过脸来，让胖妹又给她扫肩上和前襟上的花絮。